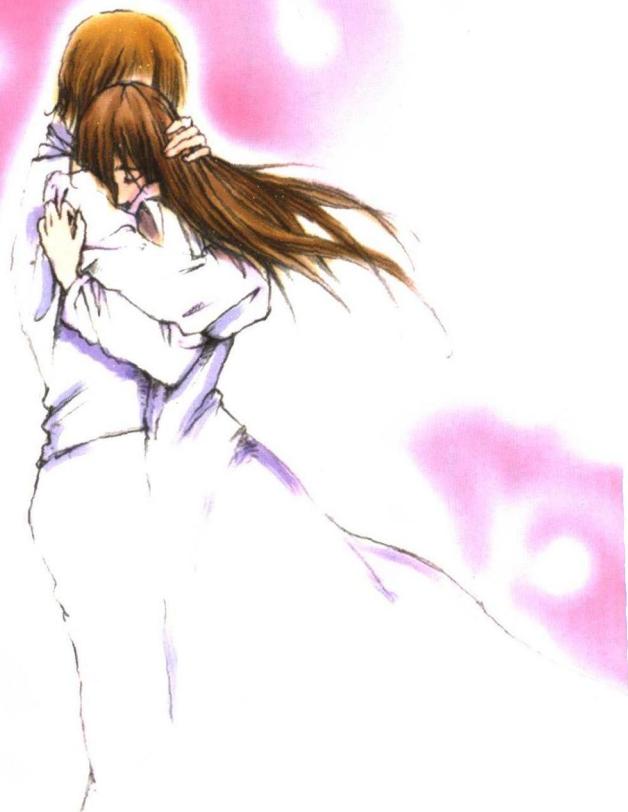


最后的童话

深蓝色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童话

深蓝色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童话 / 深蓝色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7
ISBN 7-222-04118-4

I. 最... II. 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127 号

策 划：瞿洪斌

责任编辑：吴虹 周琼

装帧设计：袁亚雄 窦雪松

责任校对：和晓玲 周永坚

责任印刷：马跃武

书名	最后的童话
作者	深蓝色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0 千
版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排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书号	ISBN 7-222-04118-4
定价	20.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21) 64666373 6445462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童话。

茫茫人海，总会有两个人的童话是一样的，
如果遇到了，那就是最后的童话了！





我是王翰涛！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道田龙”。

王翰涛 2004-3-15

司儿其实也挺可爱的！

张瑶 2004-3-12



我是合峰！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堂本锋的父亲”。

合峰 2004-3-21

我是谢东娜！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美丽女神佟佟”。

谢东娜 2004-3-15



大家好！
我们是青蛙乐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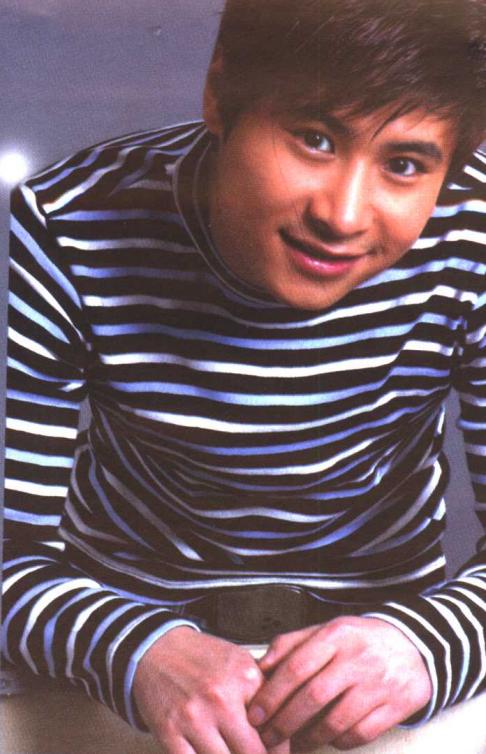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
“具有最伟大魔洁的女巫”。

黎亚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
“比特小精灵”。

伊扬 2004-3-19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
“惠儿的妈妈——珍姐”

吕薇 2004-3-15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喜欢我！

也喜欢我这次在剧中用声音演绎的“惠儿”这个角色！

李湘 2004-3-26

序

惠儿说，如果有一个男孩可以在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为她流泪，那么，她的离开也将是值得的，而我就是那个男孩。在一个大地已经露出些许春意的早晨，惠儿离开了我。当时，有很美丽的阳光，我一直认为，她是踩着阳光离开的。从那天开始，我就活在了惠儿的未来里……

夜已经深了，堂本锋辗转难眠。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睡不着，好像有一个人的影子在他的记忆里，原本很清晰，忽而又变得非常模糊。到底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让自己惶惶不可终日？真的好想有一个人来给他答案。





堂本锋披衣来到露台。月色很美，大地笼罩着一层醉人的银辉，可是堂本锋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他觉得那美丽的月色和自己已经失去了关联。这时，起风了，堂本锋感到一丝凉意，竖起了衣领。

“你不再费尽心思去寻找你的美丽女神佟佟了吗？”忽然，从天边传来了尖利的声音，堂本锋凝神静听，这个声音很熟悉，好像一把钥匙，一把可以让自己烦乱的心绪找到出口的钥匙。瞬间，堂本锋似乎想起了很多事，想到了惠儿，佟佟。是的，自己的记忆和这两个人有关，可是有什么关系呢？

堂本锋抬起头，面前站着一个穿黑色长袍的女巫，幽蓝的眼睛深邃得令人恐惧。“佟佟？不！她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梦总是要醒的，不是吗？或许，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佟佟，也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那些古怪的故事，一切都是你给我的幻觉。”堂本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这些话，他的头突然疼了起来。

女巫看着堂本锋，露出了神秘的狞笑，阴森森地说：“幻觉？你认为自己会愚蠢到去相信一个幻觉？别傻了，是你害死了惠儿，是你！你是凶手！你是凶手……”

“不！不！住嘴！不要再说下去，不要再攻击我的内疚感，求求你！”堂本锋的头疼得更厉害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惠儿是谁？为什么她要说是我害死了惠儿？不可能的，我不会害人的，不会的！堂本锋抱着自己的头，蹲了下去。

风越来越大了，吹着女巫的长袍飒飒作响，女巫似乎早

就预知了堂本锋会有这样的痛苦，只是冷眼看着。“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痛苦吗？”女巫还是有些不忍心了，声音软了下来。

“你告诉我吧，我知道，我丢失了很多记忆，这些记忆让我痛苦，我真的不想继续痛苦下去！求你！”堂本锋头疼欲裂，他觉得就要崩溃了，再这样下去，他一定会死掉。

“好吧，我这里有一面镜子，可以看见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只是，你有胆量看吗？”

女巫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被永远锁在记忆里的，就算那些记忆是一段神奇的历程，也不会例外。

“我不怕，我只想知道，让我痛苦的根源，哪怕那个根源会让我失去生命！”堂本锋从女巫手里接过魔镜，所有的故事在魔镜里重演了。



就像所有的富家子弟一样，堂本锋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过奢华的生活，也和所有的富家子弟一样，他有着骄傲的性格。在家里，除了爸爸，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主人了。有时候，甚至是父亲堂本刚也不能逆了他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少爷和惠儿的相遇就像一首钢琴曲和一段民谣碰撞在一起，注定会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珍姐，我的书呢？就是放在床头的那本，封面是绿色的，书名是……算了，说了你也不知道。”星期天，堂本锋本来约了朋友出去，可是外面下起了大雨，打扰了他的兴致，便一个人闷闷地呆在家，准备用一本书打发无聊的时间。可是，自己最喜欢的那本《挪威的森林》偏偏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堂本锋抱怨起家里的保姆珍姐。

“是《挪威的森林》，对吗？认识字很了不起吗？以后不许你欺负我妈妈。”一个很柔弱却又异常坚定的声音传到堂本锋的耳朵里，堂本锋感到一丝诧异，因为在自己家里没

有人敢那么不客气地跟他说话，何况这还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客厅的门口站着一个女孩，二十岁的光景，长长的头发，眼睛很特别，像是没有被粉饰过的玉，只是穿得很朴素。堂本锋有些纳闷，自己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女孩，还敢和自己顶嘴，从小到大，还没有人敢和他顶嘴呢，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是谁？怎么会无缘无故在我家教训我，依我看，还是先换一身衣服再来跟我说话吧，乡下人！”堂本锋没好气地说。本来以为这样可以镇住面前的小姑娘，想不到女孩儿并没有被他的话吓倒，语气反而更强硬了：“哼！有钱人有什么值得狂傲的，钱又不是你赚的，早就不想让妈妈在这种人家干活了，简直是活受罪。”女孩儿说完，瞪了堂本锋一眼，堂本锋气得脸色煞白，正要发作，珍姐从外面走了进来，看见眼前的情景，一下子明白了，生怕堂本锋生气，连忙打圆场：“惠儿，胡说什么呢，还不向少爷道歉。”

女孩看见珍姐，脸上的怒容没有了，但仍然有些不甘心，叫了一声“妈！”

堂本锋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和自己作对的女孩就是珍姐的女儿，想不到珍姐这么温顺的一个女人竟会有这样蛮横的女儿。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忍不住要给这个女孩一些颜色看看，于是用很生气的口气对珍姐说：“珍姐，原来这是你的女儿啊，别怪我小孩子不懂礼貌，据我所知，我们家只请了你做佣人，并没有让你附带一个吧。”

珍姐见少爷生了气，有些慌，因为少爷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平时没有人敢惹他，所以，虽然知道可能不是自己女儿

的错，有心护着自己的女儿，却也不敢，只好说：“少爷，您别生气，惠儿是看雨越下越大，给我送伞来了。如果少爷不喜欢，以后我不会让她再来了。惠儿，快向少爷道歉，听见了没有？这里是富贵人家的地方，不比咱们乡下，做什么事情都要守规矩。”

惠儿没有想到妈妈会这么说，不禁有些忿忿，大声地说：“什么规矩呀，我看有钱人才没有规矩呢。”

惠儿的声音很特别，有些柔情又带了更多的不满，让堂本锋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这样的对白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像中的对白应该是惠儿毕恭毕敬地向自己道歉。难道这个女孩儿真的天真到不明白我的地位吗？其实，堂本锋也是单纯的，他以为，自己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不过这样的小插曲倒也让他觉得新鲜，于是索性再和这个女孩斗一会儿嘴，总比一个人看书有意思些。

“算了，不和你们这些无谓的人计较。哎，对了，你刚才提到我书的名字，那是不是你把我的书拿走了，还是藏起来了？”

惠儿很反感这人的无赖，又见他对妈妈呼来喝去，心想这样的人还是不理睬他才好。不过他冤枉了我，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冤枉呢。想到这儿，便还是回敬了一句：“是你自己记性不好，还胡乱冤枉别人。我是在大门口捡到的，别说不是你扔的。”

“大门口？原来昨天发脾气时扔的是它呀。”堂本锋听惠儿提到大门口，总算有了印象，原来真的是自己的错，不过他是不会认错的，认错不是他的习惯。即使是他真的错



了，他也会为自己找理由，因为他是堂本锋，堂本家族的大少爷。就在他想要找一句话来为自己的错误狡辩的时候，却被惠儿看出了他心里的不安。惠儿带着胜利的微笑说：“还以为很喜欢书呢。随便一发脾气就可以把书扔到大门口……”

珍姐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两个人的战争，心里为女儿着急，可是又能说什么呢？现在难得堂本锋不说话了，惠儿却又咄咄逼人，这样真的会激怒堂本锋的。珍姐似乎已经想像到了堂本锋发火的样子，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惠儿。于是，她拉了拉惠儿的衣服，说：“惠儿，少说几句，不是让你回家吗？”珍姐这样说自然是好意，但是也让堂本锋为自己找到了借口，忙说：“珍姐，好像请你来就是收拾家的吧，怎么我的书丢在大门口你都没有收拾呢？”堂本锋为自己找到这样的借口感到高兴，其实他并不是想伤害谁，他虽然有些少爷脾气，但心性还是很善良的，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其实这样已经伤害了别人。就像他说的这句话，一下子让珍姐不知所措，“对不起，少爷，我一大早来了就忙着洗你的那一大堆衣服，还没来得及收拾其他地方。”

珍姐是个很本分的女人，她想的就是安分守己地工作，不能有半点差错。现在少爷却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就算不是她的错，解释也是没有用的，毕竟她只是个下人。

看着妈妈的窘迫，惠儿控制不住自己了，妈妈是她唯一的亲人，她从小就下了决心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顾不上妈妈的劝阻，声嘶力竭地质问堂本锋：“堂本锋！我跟你说过，不要欺负我妈妈！”一个没有经历过风浪的单纯女孩儿吼出